

臧克家抒情散文选

湖南文艺出版社



臧克家抒情散文选

湖南文艺出版社

臧克家抒情散文选

责任编辑：颜家文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

198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插页：5

字数：189,000 印数：1—5,100

简易精装： ISBN7—5404—0261—x
I·200 定价：2.30元



作者近影





作者与夫人郑曼摄于北京寓所

多写散文少写诗（代序）

“老来意兴忽颠倒，多写散文少写诗”。

这是我七年前写的一首绝句的末二句，这是我的“君子道其实”，已为我的创作所证明了。近七八年来，我的大部精力倾倒入散文的写作上，出版了缅怀故人的《怀人集》，纪录个人几十年创作甘苦的《甘苦寸心知》和《诗与生活》，另外还有本《青柯小朵集》。此外，近作尚未结集的还多。而诗作呢，却较少，前年出版了小小一本《落照红》，对照之下，我是厚于散文而薄于诗了。开头引用的那两个诗句，只说明了事实情况，但并未道出个所以然来。这需要把这首绝句的头二句照样引出来：“灵感守株不可期，城圈自锢眼儿迷”。事情是清清楚楚的了，所以少写诗，是因为年老多病，不能接触新鲜生活，灵感光顾我的时候也就少了。而我个人呢，不论气质，情愫，志趣，却都是属于诗的，只是少了一点诗的元素——激情，因此，我大力抓住了散文，以抒发我的诗的情趣。

诗与散文，有同有异。有散文的诗，也有诗的散文。我写的一些诗文，诗中散文化的情况较少，而散文中的诗情却

颇多。

一般人知道我是写诗的，其实，六十年来，我创作的产量，诗与散文平分秋色。一九二五年中学时代第一次在全国性大刊物《语丝》上发表的一篇“小作”，就是散文。三十年代，在《东方杂志》、《太白》、《申报·自由谈》等报刊上发表的散文作品，数量颇可观，其中包括《老哥哥》、《六机匠》，曾结集为《乱莠集》。抗战以后，在前方驰骋了近五个年头，虽然少写散文多写诗，到底还写了不少，出版了一本战地随笔《随枣行》。从四十年代初到一九四八年末，在重庆、上海时期，诗文并举，有的即事抒情，写了《山窝里的晚会》；有的向回忆库藏中挖掘材料，写了怀念闻一多先生的《海》。居京三十七年中，特别是近年来，散文不但产量多，质量方面，被朋友和读者评为文胜于诗。

评论家和选家不但对我的近作垂青，即使我三十多年以前写的一些作品，象《野店》，《蛙声》……，也评选了出来，成为我继续努力前进的一种鼓舞力量。

我对散文，一向有个人的看法和写法。我觉得写出一篇有特色的散文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肯苦心经营，把散文视作随意走笔的想法是不对的，至少是对散文的一种误解。凭个人几十年来从事习作的一点体会，认为写好散文，必需具备几个条件：生活厚，印象深。我的散文作品中，缅怀亲友的占比重相当大。写得比较能动人的，是交深情深的人物。有的相交几十年，不但对他的人格性格深刻了解，甚至笑容与愠色，一闭眼即活现在眼前，使我内心为之大动，热情为之奔腾。有时出现这种情况，一文未成，三次痛

哭，快步跑到卫生间去，扭开水龙头以冷水浇面。要写出叫人感动的文字来，自己一定先感动过。

就是写景的文章，也必须首先有情。山水宜人亲，没有这个“亲”字，山，是冷冰冰的石头，水，是“氢二氧一”。我写《毛主席向着黄河笑》，是由于我亲眼看到过黄河决口，大水围困阜阳城，“坐在城头上探腿洗脚，屋脊象鱼群掠船而过”的景象而为之惊心动魄；我写《镜泊湖》，也决非范山模水，里边蕴含着二十年代末我流亡生活的心灵返照。

写人物，要注意细节，即小事，见精神。要切实注意发挥概括力，突出应该突出的，决然芟除乱苗之莠。写事件，要简要而有力，使文字闪耀着动人的光彩。前年，我写了一篇《炉火》，抒发了我不要暖气，十几年来保留炉火的心情。我爱炉火，主要因为它有个性，它有光。这可以做为我对散文写作所向往的一种境界。失掉个性，就没了个人特点；没有光，艺术就黯然而失色了。

我十岁以前，就能背诵古文六十多篇。多少年来，经常书不离手，这对于我写作的艺术表现方面，起了不可言喻的影响。中国的散文传统与诗歌传统一样源远流长，而且同步前进。不知为什么，忽然我想起了李商隐这两个名句：“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我希望，我们的诗句如同沧海明珠；我希望，我们的散文好似蓝田生烟的美玉。

1986年7月16日

目 录

多写散文少写诗（代序）	I
社戏	I
野店	4
黄风	9
哄花	12
寂寞的伴侣	15
蛙声	21
十六岁的游击队员	23
上“天堂” ——苏州行小记	26
蝴蝶	35
山窝里的晚会	38
毛主席向着黄河笑	44
镜泊湖	48
青岛解放我重来	54
书的故事	59
落照红	67
炎夏说瓜	71

看球记	73
十六小时以内	76
江山信美真吾土	82
峥嵘岁月 激烈情怀	
——一九二七年在武汉	86
我和孩子	94
我爱雨天	98
炉火	101
称名忆旧容	
——记笔管胡同七号旧居	104
歌乐山·大天池	110
孔庙·孔府·孔林	114
老哥哥	120
六机匠	126
海	
——回忆一多先生	134
怀念逐日深	142
陈毅同志与诗	149
老舍永在	161
得识郭老五十年	180
剑三今何在?	198
抬头看手迹 低头思故人	
——追忆何其芳同志	209
往事忆来多	
——沉痛悼念茅盾先生	221

冰心同志，祝你健康！	242
朴素衣裳常在眼	
——记姜林	247
苦尽甜来人倍忙	
——雪天忆寿彝	251
昆仑飞雪到眉梢	
——记叶圣陶先生	256
五十二年友情长	
——追念伯箫同志	261
泰山脚下诗碑林	272
朱自清先生的背影	277

社 戏

我不懂戏，所以我不喜欢戏。在都市里，我很少看过戏，有，那便是为了面子。有些人听了戏匣子摇头摆尾，真叫我好笑。

然而，乡村里的戏我却极爱看，那醇真的趣味，我全嚼得透，它使人感兴味的不在戏的本身，而是那一种整个的空气。譬如某一个村子要唱戏，没有扎台子以前好些日子，便各人忙着搬亲戚，从外祖母起一直到自己的女儿，女儿的小姑，几世不走动了的亲戚，因此也往来了起来，有孩子的不消说要带着看戏，就是不会看，哭哭闹闹也还热闹。客人决心要扰亲戚了，就打算身上和头上的穿戴，老太太无妨把做好的送老衣裳先穿出来试试，少妇们也把当年做新娘的那件礼服重新展览一下，姑娘们当然更应该打扮得俊俏，粉擦得看不清眉眼，无论如何少不了那一双花鞋和那副红腿带。你不要笑，唱台子戏不是轻易的呵。

唱戏的日子以正月为最好，天气渐渐的暖了，这时候人也有个闲心，如果是因为丰年唱戏“以答神庥”的话，那么新正大月更是吉祥。对于社戏说“听”不对，应该说是“看”。

观众多得象海，人头攒动着，你拥我，我拥你，就象波浪，拥来拥去的结果，是来一个骚动，声音真象海涛。四围全是车子，大车小车。每个大车都有棚子，表示着华贵，又表示着神秘。贵族的人家都扎着看台，看台竹帘中透出朦胧的女人的面影。在这样的情况里，耳朵变成了废物，只能用眼远远地看一些彩人儿在戏台上乱动。晌午停了戏，各人忙着和不容易见面的亲友（戏使他们聚会了）去喝酒。还有姐夫领着小舅子，姑父带着妻侄到饭摊上去吃饭——烧肉，火烧*。吃完了再喝点茶水，然后用几百钱或一串水煎包子便把这些小孩子遣散了。这样在招待的方面感到了光荣，被招待的小孩子当然更喜之不尽了。

那些喝酒的朋友们，用酒当谈话的引子，几年或几十年积下来的话，这可得着个倾吐的时候了。话没有说到极处，酒先使得人从鼻子里出声了。卖酒的拿来白水也会当酒呷下去的。戏开了的时候，这些醉人东斜西歪地在凉风里摆，脸红得象火烧*。下午散戏，村旁四去的小路上把人们散开了，这时太阳快沾地了，风有点冷，观众在残阳里怀着个快乐的心，冒着冷风回家去了。

最好还是看夜戏。吃过晚饭，大家打一个招呼，便踏着月色走了。戏台四围一万点灯光。灯光映着一些好看的脸。朦胧中一些眼睛一些心在神秘地交语。散戏回来，夜已深了，脚步声惹出了巷中的一阵犬吠。回家来，睡梦中，耳中

*第一个“火烧”是一种食品，即常吃的烧饼，各地形状不同，大同小异。
第二个“火烧”是原意。

还响着锣鼓。有些良善的女人会为了悲剧中的英雄在灯下叹气或一夜睡不好的。

社戏是太平年代的点缀，乡人劳苦一顿，这种娱乐比什么味都深。然而太平年代再不会有了，社戏于今也不轻易见到，就是有，怕谁也没有太平年代的那个心了！农人的命运今天已变成了悲剧，谁能用一双饿着的眼睛去看戏呢？“社戏”这两个字一提上口，人心下会不是味的。

1934年春

野店

饭店，旅社，这样的名词一提上口，立刻涌上心来的是新式的华贵。如果换个野店，便另是一种情趣被唤起来了。

象山村老翁头上的发辫，象被潮流冲空的石岸，时代至今还把野店留个残败的影子。

虽然说是野店，它所依傍的却是大道。几间茅草小屋，炕占去每间的大半，留下火镰宽的一点空隙好预备你上下，这儿是大同世界，不问山南的海北的都挤在一堆，各人向着同伴谈论着，说笑着，没有“莫谈国事”的禁条贴在头上，他们可以随便放浪地吐泄，东家的鸡西邻的狗是要谈的，日本鬼子是一个题目，因为他们中间就有许多是从东三省被迫回来的，一个小被卷是财产的全部。

房间少了，得想个法安插入，吊铺象都市的楼房便悬起半空了。在上面睡的人钱可以略省一点。照例，店里得有马棚，大门口竖起一两根柱子，等到轿车两把手车和小车，载着什么人的向这处奔来，——前面打着红布帘的是新嫁娘，不就是青春的妇女走亲戚，痴胖可笑油光照人的是买卖家，店家伙计见车子近了，熟主顾似的几步抢上前去替人家卸牲口，把

它们——毛驴，或是骡马牵到马棚里去，它们一点不认生地随着他，用尾巴打打后身哐哐几声表示疲倦。

这是上等客，如果是住宿的话，单间的屋得给他们特别预备。客人刚把个倦极的身子投到炕上，小伙计肩上打一块破黑烂布便进来了，要是擦脸，他立刻便把一小泥盆水打到你的脸前来，要肥皂，要一条白手巾是太奢望。

“先生们做个什么饭吃？”这回该他问你了。

“有什么？”

“有大饼，有猪肉炒白菜，有熟鸡子。”如果你接着再问一句“还有什么？”那小伙计一定会闭起嘴来。愿意喝好茶的话得特别声明，不然一个大子的茶叶末喝过几十个人以后，他会再冲上一点白开水给送过来。所谓好茶也不过是几个铜板一两的“大红袍”，一毛一两的贡尖这儿不下货。

等茶喝你得要有耐性。白水有大铁锅煮，冲茶可不行。一根一根的草对准一把洋铁壶底挑着燎，你如果不是一个趣味主义者，时节再是炎夏，你一定等得舌尖上生刺，跑到外面去避一避辣眼的浓烟。

晚上，任你一落太阳就躺下，敢保你不会一沾席就如愿地变成一块泥。夏天的蚊子、臭虫，冬天的虱子和跳蚤最喜欢和客人开玩笑。哼哼着叫你清醒地享受一个客夜：身上留点伤痕做一个追忆的记号。还有马棚的牲口也怕主人误了行程，半夜里叫一阵，用蹄子打地咚咚一阵。当睡梦将要主有了你的临明的那一刻，店门唿隆一声，接着小伙计的脚步动来了，一睁眼，微白的曙色使你再也朦胧不得了。套上车子，披一身星光，冒着晨风，晨曦把人引上了征途。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回头望望这一副大红门联，意味够多长呢。

门口一个破席凉棚撑着夏天的太阳，为着什么东西奔跑的行人，走在这串着天涯和故乡的热土的道，望这凉棚象沙漠中的人望见了绿洲。三步并成一步赶上来，卸下身上的负担，打下沾着汗水的檐溜般的布眼罩，坐在一条长凳上用草帽或是手巾扇风。几碗半冷的残色的茶水浇下去，汗马上从身上涌出来，各人身上背着一身花疏的荫凉。设若有一个象蒲留仙一样的人物，夹在这杂色的队伍里，每个人你借给他一把蕉叶，那么一部《聊斋》会很快地集起来。

这些人象“未有哇”^{*}一般，在这儿留一个脚印，便飞鸿似地去了。没有留恋，没有感伤，在未来的时候，他们也没想到会在这儿挂这一翅膀。水不能白喝，临走总得留下几个钱，百二八十是他，三百二百也是他，主人不会嫌太少，伙计也不会说一声谢谢。但是你起身以后，“再来！”这一句淡淡的话，每回是不会疏忽的。

野店的常主顾是车伙子。他们到远一点的地方去运货贩卖，去的时候带着本乡的土产。这些车子往往成群成帮，队伍展得老长，道上的一帆尘土是他们的旗号，一走近了店口，把车子一插，用披布擦去脸上的汗，弓弓着腰很自然地踏入了店门。因为太熟，照例有称号，姓王的是王大哥，姓李的是李二哥。大伙计牵牲口倒水忙乱一起，住一会，叫一袋旱烟

* 蝉之一种，在一株树上只有片刻的居留。